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二集 第八回 報恩寺柳子遺書 樂善村凌生害病

詩曰： 世事不染著，天地皆虛空。

靡不慕清淨，鮮能脫牢籠。

富貴人所欲，情誼無了終。

悲歡在離合，觸緒心忡忡。

話說李績中了一箭，翻身落馬。眾將急扶上馬，拔去箭桿，血流不止，急用衣角包裹，退入中軍。胡恩見射中李績，不勝大喜，齊令軍士鼓噪放箭；周晉便領了五百人馬，開門殺出。官軍見元帥被箭，俱各大驚，一見賊軍蜂擁前來，便抵敵不住。石搢珩見事勢不濟，令柳俊保護李績先退，自己領本部抵擋。周晉那裡是石搢珩對手，殺了一二回合，亦即收軍入城。馬述遠見射傷李績，挫動官軍，便與眾頭目置酒慶功不表。

且說石搢珩收集人馬回入本寨，看李績時，不醒人事，口吐涎沫，忙叫行軍太醫看視。太醫道：「箭頭有毒，幸未入深，性命無礙。」乃用藥調敷瘡口，再服煎藥。良久方蘇，大叫「疼痛」！太醫道：「箭毒雖未入腹，然切忌動氣，恐瘡口迸裂，便難取效。今後一應軍務且止傳通，金鼓之聲不宜入耳，須安心調養，一月之後方保無事。」石搢珩便傳令各門將官，止宜圍定，不必攻城。

胡恩與周晉見官軍不攻，且圖安息，相與置酒暢飲。一日，在馬述遠衙內飲酒，忽見小校來報：「朱海病故。」馬述遠大驚，問其致死之由，小校道：「已前朱將軍病勢稍退，太醫原說正氣未旺，不宜起身，切忌風寒，兼戒勞動。前日因上城射箭，冒風動氣，兩件都傷；回來又吃多了酒肉，因此復病致死。」馬述遠懊悔無及，令盡禮殯殮。看官記者：李績受箭不深，只因朱海病後正氣未旺，用力不猛，所以不至重傷，亦因天數有在也。擱過一邊，再提前話。

話說凌駕山與魏義，住在兗州府西城外樂善村褚守拙家裡，日日打聽城中消息。數日後，聞說官軍與賊廝殺不勝；又數日，聽說朝廷升了某官巡撫剿賊，手下用一小將，殺傷賊人一陣；又數日後，打聽說小將大敗賊人，餘賊已連夜逃去了。這般消息，村中沸沸揚揚，皆已傳遍。凌駕山與魏義聽得大喜，便欲進城。褚愚道：「昨晚我已著周貴上城打探，等他回來，便知真實。」至旁午時候，只見周貴回來道：「昨晚一路到城，路上三三兩兩，俱說是有個外路官長，姓李，住在報恩寺裡，有人薦他一本，道他能幹，朝廷便升做山東撫院，手下有一小將，甚有智勇，殺退賊兵。因而走近城去，果見半騎俱無，遂到城裡，到姚大爺寓處，那主人家說，昨日巡撫老爺起兵，收復濟寧，姚大爺也隨著出征去了。」凌駕山道：「既到城中，就該問李巡撫與那小將的實信。」周貴道：「曾問來，那李巡撫名績，原是福建按察司，是北直人，作寓在報恩寺裡，是省下王巡按薦的。那小將也是別處人，不知是姓柳，不知是姓劉，也同在寓處，李巡撫提拔他的。小人心下想來：凌相公有一位大叔在報恩寺中，不要就是他麼？」凌駕山聽說到李績做巡撫，也心下替他歡喜，今又出征濟寧去了，只不知李小姐作何著落？又想柳俊向來自道嫻熟弓馬，或者就是他也不可。乃道：「這且莫管他。我今到報恩寺中，即知其細。」當下便欲進城。褚愚道：「明日去不為遲。」凌駕山因住了多時，心內焦躁，一刻也留不得。褚愚見凌駕山速於要去，忙備飯來吃了，叫周貴扯了兩騎牲口，同凌駕山的馬一齊牽出，揸好鞍轡。凌駕山同褚愚、魏義三人跨上了馬，加一鞭，望城中來。

褚愚認得路徑，作頂馬先走。一路上人的說話，也有議論著李巡撫與小將的事，聽來與周貴所傳不差。凌駕山恨不立刻就到，把馬只管加鞭，正是：「心急覺行遲。」

走了好一會，方才入城，只見街市原舊熱鬧，趨進報恩寺，至山門下一齊下馬。才進殿門。只見慧觀從內走出，兩下看見，各相驚喜。慧觀道：「一遇亂民，便至分散，相公卻往何處？」即邀入客寮施禮，亦與褚愚相見，坐下。慧觀道：「前與相公遇見人民逃竄，貧僧的馬先已驚跳，控制不定，聽他奔跑，那時便不見了相公。貧僧四下搵望，並無蹤影。因而復回瑞光寺，知是土賊圍城。日日憶念著相公。因不知相公下落，又不敢出門尋覓，究竟相公在何處存下？貧僧昨日聞賊退了，急急入城，向家師說相公分別之事，正差人四處尋訪。卻喜相公今日到了，使貧僧著實欣慰。更有一樁奇事，向相公賀喜，想已曾風聞了麼？」前說慧觀「一般會說東話西」。

凌駕山道：「有何奇事可賀？」慧觀道：「昨日貧僧回來，家師說尊使已做了巡撫老爺中軍。」凌駕山不覺喜動顏色，道：「這卻也是他的造化。」慧觀道：「那巡撫也非別人，就是寓敝寺的李老爺。這裡參府許老爺出軍，與賊交戰不利，便出文書，於按台王老爺薦他；王老爺便題一本。敝地正缺巡撫，朝廷即將李老爺升補了，領兵剿賊。相公尊使因而重用。」凌駕山喜道：「如何便得收用，師父可知其細？」慧觀道：「也是家師說來，貧僧已知其細。賊兵圍城之日，李老爺時已病癒，便來家師處問賊兵消息。尊使因相公隔絕在外，把家師下牢實埋怨，責備不合說了瑞光寺，湊趣話。以致相公往寺中去，便至分離。那時李老爺在此，卻好尊使走來，原來李老爺善於風鑿，一見尊使相貌，便道：『目下必有奇遇，後來官爵必顯。』乃向尊使說：『你相公阻隔在外，不知信息，賊兵未知何日方退；你獨自一人，旅中寂寞，何不移來與我同住，等你相公回來，原自去罷。』尊使合該發跡，便依了說話。貧僧想李老爺之意，不過要盤問尊使才幹何如；不料造化逼人，又下一斷語，妙。李老爺升做了巡撫，集諸將商議戰守之策，都不稱心，獨有尊使所謀為是，李老爺不勝歡喜。又令與諸將比試武藝，皆非對手，因而便差出陣。頭一陣便殺了賊中騎將，斬獲無數；第二陣用計淹沒賊人，賊人計窮力竭，便逃去了。李老爺因此十分信用。有這般奇事，是應稱賀。」凌駕山不勝大喜，便忙問道：「如今李公前往剿賊，李公的家眷想還在此？」慧觀道：「賊人逃去，附合濟寧賊眾，李老爺乘勝殺往濟寧，隨便將家眷打發回家去了。尊使亦隨往濟寧剿賊。」凌駕山道：「原來李公已將家眷打發回家，小僕既去，行李何在？尊師因何不見？」慧觀道：「說話匆忙，正是不曾提及。尊使將行時，把行李原舊封頓寓內，又有一封書留與相公。家師只道相公在瑞光寺裡，即便到寺奉看；正值貧僧入城，得知遇亂民衝散始末，吃驚不小。今日絕早便出門尋訪，不期相公先至，約摸晚上自然回來。書信係家師藏下，待回來奉上。」行童早已擺上點心茶食。魏義另行款待。

慧觀道：「相公別後，何處住下？」凌駕山乃將遇見舍親褚某，及相遇家人魏義事，略述一遍。慧觀喜道：「這賊兵卻與相公有利。」凌駕山笑道：「為何？」慧觀道：「相公遇見令親，又遇見尊使，尊使又得做官，豈不是利！」活賊。因向褚愚問答一回，因見與凌駕山是親，便也奉承幾句。茶罷，隨又擺上素齋。吃過，慧觀進去取出鑰匙，一同凌駕山到舊寓處。慧觀開了鎖，只見門上黏著撫院封條，凌駕山看了不差。

點驗畢，正走出房，只見一人走到，叫道：「相公卻到哪裡去來？把貧僧幾乎急煞！」凌駕山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即是覺性慌忙向前施禮，凌駕山還禮不迭。覺性道：「相公那日與小徒入城，途遇逃難百姓，便至失伴，卻在何處住這多時？」駕山道：「與令徒分散之後，卻遇見這位舍親，因而住這許久。」覺性因與褚愚施禮，並魏義各相問詢了。乃對駕山道：「相公有此兩件美事，尊使顯榮，令親遇合，豈非吉人天相！」凌駕山道：「小價之事，令徒才已述過，這也是他的造化，有些意外際遇。」覺性道：「尊使有書一封與相公，待貧僧取來。」說罷進去。不移時取出，遞與駕山。駕山看了封押，即便袖了。當下天色已晚，覺性又擺出素點。駕山再三辭卻，覺性必要請用，便只得坐了。

覺性又敘及柳俊之事，道：「尊使對貧僧說，那日賊退，即欲稟明撫台，到瑞光寺跟尋相公；不料撫台那日即打發家眷進京，明日便引兵南下。尊使在撫台跟前，刻不可離，竭力代言。因留書一封，托貧僧轉達。尊使說，隨微去至遲百日，便得滅賊凱旋，李公自回京覆命，那時然後同相公進京。薪水之費，貧僧自當供養，不煩相公他慮。」凌駕山道：「在此已久，心甚不安，不便再

來攪擾。目下試期已迫，萬難再留。且請問老師：這李撫台家眷怎不留此任所，何故打發回家？旁人道：與你有何關切，這般吃緊問他？一路上有好幾日路程，還有何人送去，李公便得放心？」覺性道：「貧僧聞得說「聞得說」三字，是覺性信口說出，若再一遲延，便說「李公親向我說」也。軍中不宜存紮家眷；留此，又相近賊境，恐有不測，故此打發回家。有兩位管家，都是心腹能幹的；各官又俱差人護送，故此李公放心。」駕山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吃罷，閒講一回，早已紅日沉西。此時是七月初旬，新月滿院，凌駕山與褚愚等在月下庭心裡散步，覺性又收拾晚飯，到印心齋裡來。吃畢，覺性別去。送出鋪蓋一副。魏義與褚愚便在右邊房裡同榻，凌駕山原在左邊地板房裡。魏義來鋪設停當，方去歇息。駕山乃取柳俊書，拆開於燈下觀之。但見上寫著：

劣奴柳俊叩首上言：自相公往瑞光寺，卒遇賊發，便致阻隔，不得服事左右。雖深懷念，終無可從。同寓按察李公，見俊頗能奔走，奉命乃令同居。俊因相公有好逑之心，而俊得以先窺其意。至則見其家法甚嚴，內外懸絕，使與麗娟「不知小將的確情」事針鋒緊對。往日折花侍兒，杳不可見。問其家人輩，言李公正在擇婿，苦難其人。俊亦乘間言及相公，李公深以不得見為恨；欲待賊退，與相公款接。不料賊勢猖狂，官軍不勝。參戎許公，素聞李公撫御閩賊之才，遂用引薦，而李公乃總六軍，不棄俊之無識下流，竟用於疆場之上，邀國福庇，僥倖成功。因是強為修整，欲顯微長，不致有辜相公平昔教誨之恩，李公提拔之意。故荷戈擐甲，效力鋒刃間，圖一小結果耳。

今隨軍南下，未卜凱旋何時，祈相公在寺安住。飲食薪水之費，有銀四十兩，托覺性付相公；書篋內尚有用存銀若干，足供日用。已令彼著一行童，暫來以給使令外，又付銀十兩，以作房租。行李各項，俱在寓內。覺性係勢利徒，決不敢怠慢，自取罪戾。第思相公秋試已近，尚有人監周折，若待俊回，抑恐不及。棄公為私，背主之罪，萬死難贖。唯相公以高厚之度，不加誅責，則俊所餘之年，皆荷再造矣。

凌駕山看罷，暗喜道：「何意柳俊乃能如是。他書中說有四十金付我，十金付覺性，何以覺性並不提起？明日問他，看他作何回答。」便將書藏過，上床歇息。

輾轉久之，不能成寐。乃思：「李小姐之事，不知姻緣若何？柳俊書上說，李公以不見我為恨，若得見面時，或有好處。今卻又不相值，教我如何為計？」又思：「我在褚愚家，憶念著三個人：今止有柳俊已得著落，卻又遠離。石搢珩不知近作何狀？他若進京去，卻無個安頓所在；若仍在濟寧，今官軍到彼，兵馬亂離，亦非久居之地，教他進退維艱，如何是好？」心下只管思量，肚裡愈加焦躁，愈不得睡著了。驀驚入寧。聽得寺裡起更，一更更盡，到三更，半夜有餘，方得合眼。才睡著去，又驚覺轉來，便是一身冷汗，直至五更始有倦怠，昏昏睡去。

醒來時，已是紅日三竿。急急起身梳洗，便覺身子困苦，精神不振。這般睡不著的景況，人人都曾涉歷過，所以致病之由也。覺性便來閒話。吃過早膳，凌駕山道：「小生向在寶剎作踐道場，感謝無既，今日便欲作別。」覺性道：「荒庵固不足久駐台旌，然尊使去時，如何吩咐貧僧來！今相公若忽然而去，尊使回時，教貧僧如何回答？」凌駕山道：「這個不難。可說我與魏義在樂善村褚家，已進京去了，便叫小價到京中相聚罷。」覺性諄諄款留，駕山再四不肯。覺性道：「既相公不肯再留，何不留一尊翰，待尊使回時，貧僧亦可開罪。」凌駕山道：「這也不必，只叫他到褚家問信便是。」覺性答應了，便叫備飯。凌駕山道：「動問老師：小價去時，止留得這書一封，可還有恁別話？」覺性應聲道：「噯，還有兩封銀子，竟忘記了。」便忙轉身進去，移時，復來道：「貧僧因連日有事纏繞，諸務茫然。」因向袖中取出兩封銀子道：「若不是相公提起，貧僧真個忘了。」將銀子放在桌上道：「這一封大的，尊使說白金四十兩，托貧僧付相公，為日用之費；這小的一封，白金十兩」——乃嘻嘻道：「承尊使見賜，貧僧豈敢擅領？今相公進京，願奉為贖禮。」凌駕山笑道：「小價所送，倒是我來拿去？豈有這個道理。」因將一大封付與魏義收了，將小封遞與覺性道：「請脫套些，不必多辭。」覺性還故不領，褚愚在旁相勸，然後逡巡收下，道：「相公在此，未伸地主之敬，今反蒙厚賜，貧僧太覺顏厚了。」魏義便收拾行李書囊。

移時，行童將飯擺出，駕山便覺吃不下飯。覺性看了道：「相公吃不慣齋，該應去備葷菜來才是。」凌駕山道：「這也不論。賤體有些欠安。」覺性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相公還該在敝庵消停兩天方去。」凌駕山道：「也不妨事。」吃罷飯，魏義已將牲口牽出山門，揸好鞍轡，行李書囊俱各整頓。覺性又欲再留，駕山主意要別。覺性道：「既相公立意要行，貧僧不敢勉強，願送一程，以表鄙意。」

當下魏義已將行囊裝在馬上，竟牽出城外伺候，覺性陪著駕山、褚愚步出城來，魏義接著。覺性道：「貧僧意欲再送一步，恐羈遲行路，不敢相送了。相公得意榮歸，必過敝寺，再沐恩光。」又各敘一回，然後別去。

凌駕山三人上馬走了一程，駕山覺得身子不好，只得打熬著。走夠多時，方到村裡，進褚家下馬，凌駕山竟打熬不定了，便道：「要睡，」褚愚、魏義二人驚問道：「相公何故要睡？」凌駕山道：「昨晚便一夜睡不著，身子好生疲倦，今日吃飯時便吃不下。」褚愚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早上寺裡吃飯時相公道身體欠安，我也不十分在意。」凌駕山道：「便是我也不在意，不知為何，如今身子只管疲困。」魏義道：「方才馬上又勞頓了，相公倒請睡一睡兒。」褚愚道：「這時肚裡真餓了麼？可要吃些什麼？」凌駕山道：「總不要吃，倒是開水拿一杯來。」褚愚連忙取到開水，駕山吃了兩杯，便脫衣上床睡下。魏義與褚愚守定床前，時刻不離。只見凌駕山神思昏迷，沉沉睡去。褚愚摸額角上，沸滾也似的熱。褚愚道：「相公為何發燒起來？只怕是病的光景了。」魏義見家主這般形狀，心下好生著急。

原來凌駕山住在褚家時，鎮日憶念著李小姐、石搢珩、柳俊三人，不得放開懷抱。雖喜魏義遇見，得知消息，但思屋宇什物盡沒入官，將來竟弄得無家可歸！然而這樣事，在他人守錢虜蠹輩身上，便十分著急，在凌駕山身上，也還看第二著。獨有這三個人不能撇下，更在李小姐身上十分著想，石搢珩在其次，柳俊又在其次。為何呢？柳俊好歹不過在兗州城中，賊退自然相聚，所以記掛得輕。石搢珩以陌路之人，意氣相投，慷慨磊落，是一個豪傑丈夫；既已結義，便勝同胞，千里探親，毅然前往，又能任俠救出魏義；雖其性情如此，然於臨事之際謹慎周密，好謀而成，非比孟浪輕率之徒，反為所累；今因我進京，即跟尋至此，棄妻子不顧，待朋友如手足，誰能如此？怎不拳拳於他？所以記掛得重。至於李小姐，又情之所鍾，於由仁秉義的話，又當超出一等議論，所以在他身上十分著想；今日幸賊退進城，原指望再去見一見李績，或者有機緣，即有婚姻之分，也不可；誰想李績出征去了，李小姐又已歸家，柳俊若在身旁，亦可問他的備細，卻又不得見面，四下無個著處，心子裡愈加不自在。此時七月初，暑氣未退，進城時一氣奔來，未免感冒了暑氣，兼之滿胸鬱結，誰料進城時一無所遇，回來又在馬上勞頓了，正是重重的病根一時湊聚。況且凌公子是個錦衣玉食無愁無惱的人，一向快活慣了，何曾出門歷練風露，耽受饑寒？自遭丁孟明之害，忿氣沉鬱，驚心破膽，一路鞍馬之勞，饑飽不節；再遇李小姐詩詞酬和，惹下相思；又因石搢珩牽掛在心，種種牽纏，那能擺脫？真是內而喜、怒、憂、思、悲、恐、驚的七情，醫家所謂七情與中□上有異。外而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的六氣，內外夾攻，一朝發洩，所以便至生起病來。

當下凌駕山渾身發熱，昏昏睡去，直至明日上午方醒，猶未退熱。褚愚與魏義問道：「相公身子裡怎麼樣兒？渾身就像火炭一般，可有恁的不好過處？」駕山沉沉的道：「不知因何，卻恁般發燒起來，口渴舌燥，四肢都怕動彈，心胸間氣悶不好過。」時褚愚已令周貴入城請醫看視。

下午時分，請了一個醫生來，姓殷叫做殷濟和，是一個明自醫理的人。褚愚迎接了，敘過茶罷，便到凌駕山床邊看脈。看過兩手，殷濟和道：「方今初秋，脈不宜沉細，兼之弦數，由心家不暢，結氣未消，又有暑邪侵入腠理。為今之計，當散結消暑，清其邪熱，扶其脾胃才是。」凌駕山聽他說得合症，把頭點上兩點，那醫生撮了兩劑藥，隨令煎吃。褚愚便留醫生吃飯。到夜，又留醫生宿。明日又看了脈，又煎一劑藥，吃了不見減可，褚愚便心焦起來。殷濟和笑道：「病因積累而成，種根既深，卒難取效，只要

減得一分，便是一分的事，循序漸進，才可脫體。豈能一時便拈掉了罷？老丈放心，不是我誇口說，這般病症，我看得真，包你醫好。若與他人，便要認錯了。」又向凌駕山道：「凌先生，你心子裡一團兒都是鬱結，兼之外感而成；請你把諸事丟開，不要在心上盤桓，二十天便可脫然全愈。」凌駕山雖在昏熱中，聽他說著病根，又把頭點點。褚愚與魏義不時求籤買卦，都說病勢不妨；問吃殷濟和的藥何如？說來都是好的。情景逼真，無微不至。乃安聽他醫治。殷濟和不時往返，直過了七日後，凌駕山方退清熱，逐漸調理起來。真個過了二十天，早已脫然全愈，大家不勝歡喜。魏義將五兩銀子相謝醫生。

凌駕山乃對褚愚說道：「前日自城中回來，即指望便進京中，誰料生起病來，耽延了許多日子。今日已是二十六日了，進京去還有十來日路程，誠恐趕場期不及，如何是好？」褚愚道：「明日二十七日，俗忌『七不出』，不宜出行，准到二十八日起程罷。諸事我都打點，我也一同相公到京。」凌駕山道：「你進京去也有事幹麼？」褚愚道：「我沒事幹。」凌駕山道：「既沒事幹，去做什麼？」褚愚道：「便是送相公去。」凌駕山笑道：「老丈暮年，豈可奔波道路？我去京中，自有薛年伯在彼，何必拖累你同行。」褚愚道：「便為這薛老爺起見，我今送相公去者，不是空身便走，還有相公納監之費，我都已停當了。」凌駕山錯愕道：「這是為何？我到京中，納監費用自與薛年伯商議，怎好費你財物？你方才說到在他身上起見，卻是何意？」褚愚道：「呀，相公，你好不料事。自古說：『做到是實，指擬是虛。』這薛老爺若在京中，便不消說；萬一不在京中，或是調往外省，或是有事他出，相公若還有別路可投才好，倘如沒有投奔處，那時進退兩難，如何是好？褚愚這些主意，是在駕山病中算計得停當了。這個意思，並非說慌，實出本心，聊以報先老爺大德。相公不必推辭。」凌駕山見他如此用心，與魏義唯有感激不盡，總無他言。

褚愚把行李馬匹打點停當。到了二十八日，絕早吃飽飯，取出五百兩銀子，令周貴與魏義兩人身邊藏了，各項周到，毫不要費駕山一些兒心。褚愚吩咐了妻子們，又叫兒子出來相送。凌駕山即便起身。

走了一里多路，凌駕山道：「令郎年幼，要在館讀書，不必送了。」褚愚便叫兒子轉去，褚定遠便與駕山、父親作別。眾人然後上馬，乃是凌駕山、褚愚、魏義、周貴一行兒，共是四個人，五騎牲口。此時初秋天氣，正好行路。但見金飄蕩爽，玉露生涼：

古道斜陽裡，驚秋欲歎吁。

漸衰堤上柳，忽墮井邊梧。

塞雁欣南涉，征夫悵北圖。征夫，戍卒也。

斯文亦復苦，日暮策駘駑。

不表凌駕山進京。且說李麗娟自那日別了父親，同蘭英及家人婢僕等並護送人夫在路，好生熱鬧。麗娟雖則有些勞頓，幸喜一路平安。晝行夜住，渴飲饑餐，不覺已到了本鄉。張惠到轎前稟道：「小姐，將次到家了。」麗娟道：「既到了，可先家去報知二爺，我們隨後便來。」張惠答應一聲，飛馬先去，眾人隨後行進城中。未到里門，早有家裡一班兒家人、小廝、丫鬟、媳婦們前來迎接。這都是張惠回去，李維得知了，差來迎接的。此後一路舉動情景，問答說話，煞是那遠別初回神理，一絲不亂。

到了門首，一路中門大開，掌鞭的趕著四乘驢轎，直進牆門，麗娟在轎內移身向前，推開轎闔看時，只見牆門口一個三十來歲婦人，攜著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子，向前叫道：「大小姐回來了！」麗娟應了一聲，心內尋思：「這人好像叔叔房丫頭阿厚，卻又不是下人模樣了。」猛省道：「前在福建時，聞家人們說二奶奶死後，二爺收了一個丫鬟作妾，想來定是此人。」又見一個少年迎來，叫道：「大妹回家了！」麗娟分明認得是二房哥子，忙廝叫一聲，便令住轎。張惠、王忠便向前帶住牲口，已是到了大廳前泊水下。掌鞭人等向前把轎兒一齊抬放平地，把牲口帶出，同一班護送人夫都在外廂伺候，隨掩上中門。蘭英及丫鬟媳婦們先已出轎，都到麗娟轎前，扶持小姐出來，簇擁上堂。卻見叔叔李維已立在堂上，麗娟向前道：「姪女久離叔父，有違教訓，請叔叔上坐，受姪女拜見。」蘭英便將紅單鋪下，李維忙教撤過，道：「自家叔姪，不必如此。相別多年，賢姪女卻已長成，叫我不勝歡喜。」麗娟見叔叔再三不用設單，便從命朝上福了四福，李維還了四揖。

麗娟道：「前年在福建，驚聞孀母歸天，不勝哀痛。」李維感頌道：「真是中年不幸」——以下便不說了，乃叫兒子們過來相見。大兒子字彥直，是再思元配所生，即來相見過；那小孩子乳名福兒，是再思收婢作妾所生之子，便是麗娟在牆門口所見的了，年幼不會作揖，又怕生人，再四叫他見禮，麗娟笑道：「這不消了。」攬手細看，見他眉目秀朗，稱贊幾句。筆筆入神。再思頗有喜色，便道：「二娘你也過來見了小姐。」原來再思果因元配亡後，女兒還小，無人看顧，家務又無人掌管，若去續弦，又恐費事，這阿厚乃是元配隨堂使女，有幾分姿色，性格也好，頗亦能事，再思原是偷摸上的，便收來作妾，照管家計，合家上下都稱為二娘。那二娘便在麗娟下首四福，麗娟忙還了禮。再思又叫家中婢僕大小人等都來見大小姐，眾人便來磕頭，麗娟橫立受了。張惠、王忠婦女等也向二爺及大相公磕了頭。

當下各已見過。二娘道：「請大小姐且到我樓上去坐。因沒有人先來說知，故沒有收拾小姐妝樓。」麗娟早憶著道：「還沒有請妹妹相見。」原來李維有個女兒，名喚素玉，小麗娟一歲，故稱為二小姐。麗娟在家時，作伴頑耍，幼時相貌也好。不料到十三歲上出起痘來，把一個面孔變壞了，麻點斑駁，嘴眼都似另換了一副，顧影自羞，不敢見人；且身子生來怯弱。不時啾唧，往常只躲在樓上；年雖長成，尚未有人家聘定。這時麗娟問及，再思道：「你妹子近來常有些病，今早又有些不自在，故沒有出來接你，你便上樓去罷。」二娘道：「小姐離家許久，門戶也有更改，待我引路。」麗娟道：「極好。」當下二娘攬著福兒先走，麗娟在後，蘭英等隨著，轉彎抹角，依稀也還有些認得。

向來李績與李維原是一宅，因有了房戶，便各有私坐私廳，中間砌牆隔斷，開一門通路，大廳牆門照舊公著，其餘田莊財物日用供應都是一塊兒的。麗娟到得二娘樓上，丫鬟小丹先聽得了，說與素玉小丹先聽得了，妙。一見小丫頭頭溜，一見素玉習慣嬌慵。素玉便令小丹扶著，從西樓廊走出迎住廝叫。

麗娟把妹子一看，但見用絹裹著頭，眼面大不似昔時模樣，然卻不見有恙病容。相見過，各坐下。麗娟道：「妹妹，與你別有十年，時時憶念。前歲聞知孀娘病歿，驚心哀痛，更是憶念著你。寫出至情來。因只為路遠，只打發得兩三次人回家探問，後因草寇阻隔，遂至音信難通。你為何近來有些不自在？一向好麼？」素玉正欲回言，二娘接說道：「二小姐因奶奶歿了，竟苦壞了身子。到十三歲上，出起痘來，甚是利害，把身子一發弄得弱了。因此常常有些不快。也是時好時發的。」麗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只是孀娘向來清健，卻因何病竟至不起？真是可傷！妹妹你也與我一般苦命了。」宛轉哀切，如聞香口。說到此處，兩下淒然。二娘又接說道：「二奶奶因患時症，吃錯了藥，便至去世的，真是苦了二小姐！」麗娟道：「如今卻虧了二娘緊接入，妙，具見慧心。諸事照管，叔叔便省了許多瑣碎心機，妹妹亦可以安心調養。」二娘低著頭道：「小姐說那裡話來，當初二奶奶如何待我，我終身亦不能補報。今蒙二爺抬舉，豈敢忘了大恩。」素玉道：「姐姐一路來，逢著暑天，身子沒有勞頓？」麗娟道：「也還不甚辛苦。」正在講說，只見丫鬟托著飯上樓，二娘道：「小姐，這是小桃，二爺討在我房裡服侍的。方才小丹因服侍二小姐，小桃在裡邊料理，都沒有差來迎接。如今你兩個過來，見了大小姐。」小桃便將托的魚肉飯食放在桌上，同小丹向麗娟拜了兩拜。

只見再思也上樓來，麗娟立起身道：「叔叔，請用飯。」再思道：「我剛吃得。」便叫女兒道：「小姐，你陪著姐姐吃飯。」素玉道：「我此刻還吃不下，二娘陪著姐姐罷。」麗娟道：「便少你也吃口兒。」素玉道：「我這幾日實在懶得吃飯，失陪姐姐。」於是二娘陪麗娟吃畢，小丹送茶吃過，同小桃把碗碟收拾下樓。二娘便叫蘭英等下去吃飯：「小桃，你再送了茶去。」麗娟道：「蘭英，你吃過飯便去樓上收拾。」蘭英道：「正是。方才張惠已將箱籠什物都搬運上樓，候小姐查看，我吃了飯便去鋪設。」說罷自去。

李維道：「可喜你爹爹晚年榮顯，雖有塘報抄來，尚未知細，你可為我略述。」麗娟便將寓兗州報恩寺中，忽有賊人圍城，官軍出戰不勝，許參將出文書將爹爹申薦，王巡按題疏，奉旨超升，故擢此職。李維聽了始末，大喜道：「你爹爹去福建後，相別十數年來，今已做到巡撫，你爹爹而今形容也還不減麼？賊人強弱如何？你為何便得先歸？是幾時起身的？在路耽延幾月？一路也都

平安？」麗娟道：「爹爹形容也還不甚衰老。因殺退兗州山賊，即乘勝克復濟寧，恐姪女住在兗州無人照顧，軍中又難挈帶，故叫姪女同家人輩先歸，各官又差人護送；爹爹原欲寫書與叔叔，因一時倉卒，沒工夫寫，特叫姪女口致。正月十六日自福建起身，一路有官員交接，又買些東西，便覺耽擱，直到三月盡到兗州府。爹爹欲歇息鞍馬，故寓報恩寺。前月二十四日賊退了，姪女即便起身回來。算來在路上，鎮有五個多月，一路也還平安。不然也早回來了，在兗州時，因爹爹身子不健，睡了幾日，便遇土賊竊發，乃有奉命剿賊之事。」李維喜道：「這是做官的緣法，若早回來了，那得有此美任？將來滅了賊，自然還要升轉。」麗娟道：「爹爹本不願再出做官；今既有此意外遭際，自不能自作主張。若滅賊還朝，或者還要在仕途中耽擱幾時。」再思道：「你爹爹年紀還不甚大，正可報效朝廷。況外任做到巡撫，已為極貴，既到這地位，只索做去。」麗娟道：「爹爹卻常說來，雖在仕途，終不若在家骨肉團聚，更有天倫之樂。」

再思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前年本欲到福建，與你爹爹聚聚。只為你孀子死了，一家人家幾乎散了，雖虧了二娘照管，我終是離家不得，所以中止的。」麗娟道：「叔叔向來起居都好？哥哥自然認真讀書。」再思道：「我身子也只如常，你哥子已納了監，也還肯用功，要圖上進，究竟有恁相干。」麗娟道：「有志自然如願的。已定親不曾？」再思道：「岳家是有，明後年也要替他完姻。」二娘道：「那年小姐福建去，我還記得奶奶攙著小姐的手，送上轎，小姐還回頭看著二小姐，似不捨得。二小姐有許多時尋不著小姐頑耍，哭了好幾十遍，那知今日都長成了。奶奶已是不在，小姐卻長得月裡嫦娥相似，可惜奶奶不得一見。」麗娟不覺淒然道：「正是。可恨我早喪母親，今回家又不得見孀娘一面。」每因說及孀母，便想到自己母親，可見至性。再思道：「這是沒法的事。且喜姪女具此德性才貌，真不愧儒門閨秀；便是蘭英妮子，是你梯己服侍的人，今也長得齊整。此時已贊了。你養娘怎麼不見？」麗娟道：「爹爹身畔止留得袁應等四人，養娘是去年沒有了。」二娘驚道：「吳老姥沒有了？可惜！是個好人。」逼真情事。

只見蘭英上樓來道：「箱籠什物都收拾，請小姐去看。方才王忠來說那班護送的要去，小姐須賞他們一個賞封，該是多少才是？」麗娟道：「這些人都吃了飯了？」蘭英道：「都吃過好一回了。」麗娟道：「可對王忠說，護送的賞他四兩一個，掌鞭的二兩一個罷。再對那護送人說，叫他必到老爺跟前回覆。」蘭英答應了去。李維道：「我要將封書去問候，就著來人帶去。共是幾個人來的？」麗娟道：「護送四人，兩個掌鞭的，共是六個人。爹爹說軍中不便投書，況且行軍無定，吩咐我不必將書帶來。」李維道：「不妨。我知道軍中得了家信，恐生牽掛；我今不過是平安家書，帶去料不妨事。」便取紙筆，就在桌子上寫。自古說「至親無文」，況且李維原是粗貨，不會咬文嚼字，麗娟看他寫下，乃是敘述久別，門戶平安，田園也好，父母墳墓無故，春秋不失祭掃，及喜兄長升官，姪女幾時回家，一路太平的話。寫完封好，乃道：「我去付與護送的，少不得也要與他們一個賞封。」麗娟道：「王忠身邊有銀子，叫他一總稱了罷。」李維道：「不消，我這裡有。」乃下樓把銀子稱四宗，都是二錢四分重的，封袋上各寫四錢，便見小器。是賞護送的人；二封各重一錢，寫二錢，小器。是賞掌鞭的。出廳喚進眾人。

眾人進來，見了李維，都叫聲「二爺」，跪下磕頭。李維令人扶住道：「生受。你們送小姐回來。方才有個賞封，你們都收了麼？」眾人齊道：「小的們蒙差遣護送小姐，一路都小心平安。方才承王叔發出賞賜，只是小的們無功受祿，不敢領賞。」李維道：「我還有一個茶東兒送你們。有一封家報，煩你們帶去。」便叫家人將書與賞封每人付與。內中一個能幹的，上前道：「二爺，這書小的們回去即便呈上大老爺，只恐效力不週，怎敢領賞。」李維道：「你們不必推辭，原算不得什麼，只好路上買杯茶吃。書信不可遺忘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不敢勞二爺吩咐。」李維自進去了。眾人見兩處有賞，著實感謝，向王忠、張惠作別道：「替我們多多拜上小姐，厚賞本不該領，無奈是上所賜，不敢不領了。」乃各自收拾轎馬，一行見自回兗州去不題。

且說蘭英收拾妝樓停當，來請小姐，麗娟便起身過來。二娘道：「不知樓上收拾得何如？可中小姐的意？待我也去看看。」素玉道：「我也送姐姐去。」麗娟道：「妹妹，你身子不健，不必動勞。」素玉道：「不妨。」三個人便一同過來。過了一重角門，轉過私座，再過了內書房，到庭心裡，便是樓後。這樓是朝東一帶三間，名曰「迎曦樓」；樓後靠北又兩間朝南樓子，名為西樓，要從西樓上，才轉到迎曦樓。麗娟等上得樓來，但見這迎曦樓靠南一間，朝外鋪下一張拔步暖床，床橫裡是一張棕履小床。當中一間，靠壁擺一張天然幾，幾上燒下一爐香，香筒、香盒擺得次敘；銅瓶內插著孔雀毛、珊瑚樹等物；果然擺設得好。當中擺一張官桌，兩邊擺下四把描金嵌花金漆藤椅；靠窗擺一張繡桌，兩橫有兩張獨木雕花水磨小凳兒。靠北一間，靠窗擺下一張妝台，台上列下妝具；箱籠什物都在內。麗娟看了道：「也就是這般罷。」二娘道：「果是自家用慣的人，擺設來正合小姐的意。」當下王忠開了路上用帳，並存餘銀錢，一總令妻子繳上樓來。細。蘭英接來收了。麗娟便令王忠、張惠原在樓北小屋內住下，兩個丫鬟春香、秋忝，便令在西樓東一間內作臥處。令蘭英開箱取出鋪蓋，鋪在拔步床上。小床上蘭英便鋪了自己的鋪陳。收拾才畢，天光已夜。丫鬟們掌上燈，送上一席酒飯。二娘、素玉一同陪吃過，然後別去。

麗娟卸妝梳洗，打點睡覺。蘭英關上了門，道：「小姐連日路上辛苦，今日得以安寢了。」麗娟道：「辛苦也不在意。方才暗想，若夫人在時，進門便不寂寞，若留得孀娘在，也還好，不料又去世了。真是無母之女，是天地間最苦之人！」不思量父母，便不是孝順兒女。說罷，好生淒楚。蘭英道：「小姐今日初回，不必這般煩惱。明日同小姐樓外園中去看看景致，十數年來，不知何如了。」麗娟又憶起報恩寺書生，雖兩下各知姓氏居止，我今已初轉故鄉，他不知作何下落，心下頗覺傷感。蘭英見小姐形容憂慘，明知心事不寧，勸慰一番，方才就枕，一夜反覺有些難過。正是：

冰肌玉骨簾生涼，不寐翻疑夜漏長。

何處襄王夢神女，巫山迢遞隔他鄉。

次早起來，梳洗過，吃過早膳，李維父子與二娘等都來閒話一回，別去。蘭英道：「小姐，今日園裡頑去，我先開側窗望望。」原來樓東是一個花園，樓左側是往園中的徑路。路外隔著一條小巷，小巷離樓不遠對面也有一個大花園，凡值春深時候，推北窗向東一望，兩園之內綠草成蔭，百花似錦，卻也好看。這時正當夏盡秋初，蘭英推開北邊側窗，麗娟憑欄向東一望，但見自家園裡花木蕭條，亭台傾墜，這都因李維一味奔走公門，以致無心收拾。麗娟不勝嗟歎道：「你看園亭如此荒蕪，滿目都成蕭索，縱去遊玩，也無情趣。」蘭英道：「小姐，你看小巷裡小草尚青，對面園中樹木猶茂，看著自己園中，果然寂寞。」二人正在指點閒話，只見對面園門砉然而開，見一個少年走出，抬頭注目樓上。麗娟即便走進，蘭英關上側窗。只因這少年一見，有分教：

好月含情，甘守淒涼夜院；

狂風有意，偏摧上苑嬌花。

正是：

和鉤吞卻線，引出是非來。

未知這少年是誰家子弟，有恁是非引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褚愚替駕山料理納監之費，才見得他報德實處；柳俊留書留銀與主人，才見得他本心好處。故觀人於大關節處有斟酌，方是賢豪舉動。

世上有一種人，步步討好見情，色色周到，世人皆贊曰：「能。」我則獨見其苦。覺性之類是也。